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三十五回 聲罪惡當面絕交 聆怪論笑陽幾斷

我因想起一個法子，可以杜絕景翼索回財禮，因不知辦得到與否，未便說穿。當下吃完了飯，大家分散，侶笙自去測字，端甫也自回去。我約道：「等一會，我或者仍要到你處說話，請你在家等我。」端甫答應去了。我一個人走到那同順裡妓院裡去，問那鴛鴦道：「昨天晚上，你們幾乎成交，契據也寫好了，卻被我來衝散，未曾交易。姓黎的寫下那張契據在哪裡？你拿來給我。」鴛鴦道：「我並未有接收他的，說聲有了包探，他就匆匆的走了，只怕他自己帶去了。」我道：「你且找找看。」鴛鴦道：「往哪裡找呀？」我現了怒色道：「此刻秋菊的舊主人出來了，要告姓黎的，我來找這契據做憑據。你好好的拿了出來便沒事；不然，呈子上便帶你一筆，叫你受點累！」鴛鴦道：「這是哪裡的晦氣！事情不曾辦成，倒弄了一窩子的是非口舌。」說著，走到房裡去，拿了一個字紙箋來道：「我委實不曾接收他的，要就團在這裡，這裡沒有便是他帶去了。你自己找罷，我不識字。」我便低下頭去細檢，卻被我檢了出來，已是撕成了七八片了。我道：「好了，尋著了。只是你還要代我弄點漿糊來，再給我一張白紙。」鴛鴦無奈，叫人到裁縫店裡，討了點漿糊，又給了我一張白紙，我就把那撕破的契據，細細的黏補起來。那上面寫的是：

立賣婢契人黎景翼，今將婢女秋菊一口，年十九歲，憑中賣與阿七媽為女，當收身價洋二百元。自賣之後，一切婚嫁，皆由阿七媽作主。如有不遵教訓，任憑為良為賤，兩無異言，立此為據。

下面注了年月日，中保等人。景翼名字底下，已經簽了押。我一面黏補，一面問道：「你們說定了一百元身價，怎麼寫上二百元？」鴛鴦道：「這是規矩如此，恐怕他翻悔起來，要來取贖，少不得要照契上的價，我也不至吃虧。」我補好了，站起來要走。鴛鴦忽然發了一個怔，問道：「你拿了這個去做憑據，不是倒像已經交易過了麼？」我笑道：「正是。我要拿這個呈官，問你要人。」鴛鴦聽了，要想來奪，我已放在衣袋裡，脫身便走。鴛鴦便號啕大哭起來。我走出巷口，便叫一輛車，直到源坊街去。

見了端甫，我便問：「景翼在家麼？」端甫道：「我回來還不曾見著他，說是吃醉酒睡了，此刻只怕已經醒了罷。」說話時，景翼果然來了。我猝然問道：「令弟媳找著了沒有？」景翼道：「只好由他去，我也無心去找他了。他年紀又輕，未必能守得住。與其他日出醜，莫若此時由他去了的乾淨。」我冷笑道：「我倒代你找著了。只是他不肯回來，大約要你做大伯伯的去接他才肯來呢。」景翼吃驚道：「找著在哪裡？」我在衣袋裡，取出那張契據，攤在桌上道：「你請過來，一看便知。」景翼過來一看，只嚇得他唇青面白，一言不發。原來昨夜的事，他只知是兩個包探，並不知是我和端甫幹的。端甫道：「你怎麼把這個東西找了出來？」我一面把契據收起，一面說道：「我方才吃飯的時候，說有法子想，就是這個法子。」回頭對景翼道：「你是個滅絕天理的人，我也沒有閒氣和你說話！從此之後，我也不認你是個朋友！今日當面，我要問你討個主意。我得了這東西，有三個辦法：第一個是拿去交給蔡侶笙，叫他告你個賣良為賤；第二個是仍然交還阿七媽，叫他拿了這個憑據和你要人，沒有人交，便要追還身價；第三個是把這件事的詳細情形，寫一封信，連這個憑據，寄給你老翁看。問你願從哪一個辦法？」景翼只是目定口呆，無言可對。我又道：「你這種沒天理的人！向你講道理，就同向狗講了一般！我也不值得向你講！只是不懂道理，也還應該要懂點利害。你既然被人知穿了，衝散了，這個東西，為甚還不當場燒了，留下這個禍根？你不要怨我設法收拾你，只怨你自己粗心荒唐。」端甫道：「你三個辦法，第一個累他吃官司不好，第三個累他老子生氣也不好，還是用了第二個罷。」景翼始終不發一言，到了此時，站起來走出去。才到了房門口，便放聲大哭，一直走到樓上去了。端甫笑向我道：「虧你沉得下這張臉！」我道：「這種沒天理的人，不同他絕交等甚麼！他嫡親的兄弟尚且可以逼得死，何況我們朋友！」端甫道：「你拿了這憑據，當真打算怎麼辦法？」我悄悄的道：「才說的三個辦法，都可以行得，只是未免太狠了。他與我無怨無仇，何苦逼他到絕地上去。我只把這東西交給侶笙，叫他收著，遣嫁了秋菊，怕他還敢放一個屁！」端甫道：「果然是個好法子。」我又把對鴛鴦說謊，嚇得他大哭的話，告訴了端甫。端甫大笑道：「你一會工夫，倒弄哭了兩個人，倒也有趣。」

我略坐了一會，便辭了出來，坐車到了三元宮，把那契據交給侶笙道：「你收好了，只管遣嫁秋菊。如他果來囉唆，你便把這個給他看，包他不敢多事。」侶笙道：「已蒙拯救了小婢，又承如此委曲成全，真是令人感入骨髓！」我道：「這是成人之美的事情，何必言感。如果有暇，可到我那裡談談。」說罷，取一張紙，寫了住址給他。侶笙道：「多領盛情，自當登門拜謝。」我別了出來，便叫車回去。

我早起七點鐘出來，此刻已經下午三點多鐘了。德泉接著道：「到哪裡暢游了一天？」我道：「不是暢游，倒是亂鑽。」德泉笑道：「這話怎講？」我道：「今天汗透了，叫他們舀水來擦了身再說。」小伙計們舀上水來。德泉道：「你向來不出門，坐在家裡沒事；今天出了一天的門，朋友也來了，請吃酒的條子也到了，求題詩的也到了，南京信也來了。」我一面擦身，一面說道：「別的不相干，先給南京信我看。」德泉取了出來，我拆開一看，是繼之的信，叫我把買定的東西，先托妥人帶去，且莫回南京，先同德泉到蘇州去辦一件事，那件事只問德泉便知云云。我便問德泉。德泉道：「他也有信給我，說要到蘇州開一家坐莊，接應這裡的貨物。」我道：「到蘇州走一次倒好，只是沒有妥人送東西去。並且那個如意匣子，不知幾時做得好？」德泉道：「匣子今天早起送來了，妥人也有，你只寫封回信，我包你辦妥。」說罷，又遞了一張條子給我，卻是唐玉生的，今天晚上請在蒼芳裡花多福家吃酒，又請題他的那《嘯廬吟詩圖》。我笑道：「一之為甚，其可再乎？」德泉道：「豈但是再，方才小雲、佚廬都來過，佚廬說明天請你呢。上海的吃花酒，只要三天吃過，以後便無了無休的了。」我道：「這個了不得，我們明天就動身罷，且避了這個風頭再說。」德泉笑道：「你不去，他又不來捉你，何必避呢。你才說今天亂鑽，是鑽甚麼來？」我道：「所有虹口那些甚麼青雲裡、靖遠街都叫我走到了，可不是亂鑽。」德泉道：「果然你走到那些地方做甚麼？」我就把今天所辦的事，告訴了他一遍。德泉也十分歎息。我到房裡去，只見桌上擺了一部大冊子，走近去一看，卻是唐玉生的《嘯廬吟詩圖》。翻開來看，第一張是小照，布景的是書畫琴棋之類；以後便是各家的題詠，全是一班上海名士。我無心細看，便放過一邊。想起他那以吟詩命圖，殊覺可笑。這四個字的字面，本來很雅的，不知怎麼叫他搬弄壞了，卻一時想不出個所以然來，哪裡有心去和他題。今日走的路多，有點倦了，便躺在醉翁椅上憩息，不覺天氣晚將下來。方才吃過夜飯，玉生早送請客條子來。德泉向來人道：「都出去了，不在家，回來就來。」我忙道：「這樣說累他等，不好，等我回他。」遂取過紙筆，揮了個條子，只說昨天過醉了，今天發了病，不能來。德泉道：「也代我寫上一筆。」我道：「你也不去麼？」德泉點頭。我道：「不能說兩個都有病呀，怎麼說呢？」想了一想，只寫著說德泉忙著收拾行李貨物，明日一早往蘇州，也不得來。寫好了交代來人。過了一會，玉生親身來了，一定拉著要去。我推說身子不好，不能去。玉生道：「我進門就聽見你說笑了，身子何嘗不好，不過你不賞臉罷了。我的臉你可以不賞，今日這個高會，你可不能不到。」我問：「是甚麼高會？」玉生道：「今天請的全是詩人，這個會叫做竹湯餅會。」我道：「奇了！甚麼叫做竹湯餅會？」玉生道：「五月十三是竹生日，到了六月十三，不是竹滿月了麼。俗例小孩子滿月要請客，叫做湯餅宴；我們商量到了那天，代竹開湯餅宴，嫌那『宴』字太俗，所以改了個『會』字，這還不是個高會麼。」我聽了幾乎忍不住笑。被他纏不過，只得跟著他走。

出門坐了車，到四馬路，入蒼芳裡，到得花多福房裡時，卻已經黑壓壓的擠滿一屋子人。我對玉生道：「今天才初九，湯餅還早呢。」玉生道：「我們五個人都要做，若是並在一日，未免太侷促了，所以分開日子做。我輪了第一個，所以在今天。」我請問那些人姓名時，因為人太多，一時混的記不得許多了。卻是個個都有別號的，而且不問自報，古離古怪的別號，聽了也覺得好笑。一個姓梅的，別號叫做幾生修得到客；一個游過南嶽的，叫做七十二朵青芙蓉最高處遊客；一個姓賈的，起了個樓名，叫做前生端合住紅樓，別號就叫了前身端合住紅樓舊主人，又叫做我也是多情公子。只這幾個最奇怪的，叫我聽了一輩子都忘不掉的，其餘那

些甚麼詩人、詞客、侍者之類，也不知多少。眾人又問我的別號，我回說沒有。那姓梅的道：「詩人豈可以沒有別號；倘使不弄個別號，那詩名就湮沒不彰了。所以古來的詩人，如李白叫青蓮居士，杜甫叫玉溪生。」我不禁「撲嗤」一聲笑了出來。忽然一個高聲說道：「你記不清楚，不要亂說，被人家笑話。」我忽然想起當面笑人，不是好事，連忙斂容正色。又聽那人道：「玉溪生是杜牧的別號，只因他兩個都姓杜，你就記錯了。」姓梅的道：「那麼杜甫的別號呢？」那人道：「樊川居士不是麼。」這一問一答，聽得我咬著牙，背著臉，在那裡忍笑。忽然又一個道：「我今日看見一張顏魯公的墨跡，那骨董掇客要一千元。字寫得真好，看了他，再看那石刻的碑帖，便毫無精神了。」一個道：「只要是真的，就是一千元也不貴，何況他總還要讓點呢。但不知寫的是甚麼？」那一個道：「寫的是蘇東坡《前赤壁賦》。」這一個道：「那麼明日叫他送給我看看。」我方才好不容易把笑忍住了，忽然又聽了這一問一答，又害得我咬牙忍住；爭奈肚子裡偏要笑出來，倘再忍住，我的肚腸可要脹裂了。姓賈的便道：「你們都不必談古論今，趕緊分了韻，作竹湯餅會詩罷。」玉生道：「先要擬定了詩體才好。」姓梅的道：「只要作七絕，那怕作兩首都不要緊。千萬不要作七律，那個對仗我先怕：對工了，不得切題；切了題，又對不工；真是『吟成七個字，捻斷幾根髭』呢。」我戲道：「怕對仗，何不作古風呢？」姓梅的道：「你不知道古風要作得長，這個竹湯餅是個僻典，哪裡有許多話說呢。」我道：「古風不必一定要長，對仗也何必要工呢。」姓梅的道：「古風不長，顯見得肚子裡沒有材料；至於對仗，豈可以不工！甚至杜少陵的『香稻啄餘鸚鵡粒，碧梧棲老鳳凰枝』，我也嫌他那『香』字對不得『碧』字，代他改了個『白』字。海上這一般名士哪一個不佩服，還說我是杜少陵的一字師呢。」忽然一個問道：「前兩個禮拜，我就托你查查杜少陵是甚麼人，查著了沒有？」姓梅的道：「甚麼書都查過，卻只查不著。我看不必查他，一定是杜甫的老子無疑的了。」那個人道：「你查過《幼學句解》沒有？」姓梅的「撲嗤」一聲，笑了出來道：「虧你只知得一部《幼學句解》！我連《龍文鞭影》都查過了。」我聽了這些話，這回的笑，真是忍不住了，任憑咬牙切齒，總是忍不住。

正在沒奈何的時候，忽然一個人走過來遞了一個茶碗，碗內盛了許多紙鬮，道：「請拈韻。」我倒一錯愕道：「拈甚麼韻？」那個人道：「分韻做詩呢。」我道：「我不會做詩，拈甚麼韻呢？」那個人道：「玉生打聽了足下是一位書啟老夫子，豈有書啟老夫子不會做詩的。我們遇了這等高會，從來不請不做詩的人，玉生豈是亂請的麼。」我被他纏的不堪，只得拈了一個鬮出來；打開一看，是七陽，又寫著「竹湯餅會即席分韻，限三天交卷」。那個人便高聲叫道：「沒有別的新客號七陽。」那邊便有人提筆記帳。那個人又遞給姓梅的，他卻拈了五微，便悔恨道：「偏是我拈了個窄韻。」那個人又高聲報道：「幾生修得到客五微。」如此一路遞去。

我對姓梅的道：「照了尊篆的意思，倒可以加一個字，贈給花多福。」姓梅的道：「怎麼講？」我道：「代他起個別號，叫做幾生修得到梅客，不是隱了他的『花』字麼。」姓梅的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忽又頓住口道：「要不得。女人沒有稱客的，應該要改了這個字。」我道：「就改了個女史，也可以使得。」姓梅的忽然拍手道：「有了。就叫幾生修得到梅詞史。他們做妓女的本來叫做詞史，我們男人又有了詞人、詞客之稱，這不成了對了麼。」說罷，一疊連聲，要找花多福，卻是出局未回。他便對玉生道：「嘯廬居士，你的貴相好一定可以成個名妓了，我們送他一個別號，有了別號，不就成了名妓了麼。」忽又聽得妝臺旁邊有個人大聲說道：「這個糟蹋得還了得！快叫多福不要用！」原來上海妓女行用名片，同男人的一般起一個單名，平常叫的只算是號；不知那一個客人同多福寫了個名片，是「花錫」二字，這明明是把「錫」貼切「福」字的意思。這個人不懂這個意思，一見了便大驚小怪的說道：「富貴人家的女子，便叫千金小姐；這上海的妓女也叫小姐，雖比不到千金，也該叫百金，縱使一金都不值，也該叫個銀字，怎麼比起錫來！」我聽了，又是忍笑不住。

忽然號裡一個小伙計來道：「南京有了電報到來，快請回去。」我聽了此信，吃了一大驚，連忙辭了眾人，匆匆出去。

正是：才苦笑腸幾欲斷，何來警信擾芳筵？不知此電有何要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